

三代人的母亲节

■ 聂顺荣

又一年母亲节悄然而至。看着妻子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身影,恍惚间,记忆的潮水漫过心田,将我带回那些与外婆、母亲共度的岁月。

记忆中的外婆,总在那间飘着柴火香的老厨房里忙碌。灶台边摆着几个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粗陶坛子,坛口的麻绳上还沾着零星的盐粒。每年入夏,外婆就开始熬麦芽糖。她将浸泡了整夜的糯米和麦芽一同倒进大铁锅,木勺在浓稠的糖稀里搅动出琥珀色的漩涡。我踮着脚趴在灶台边,外婆就会用竹片挑起一缕拉丝的糖浆,小心翼翼地绕在洗净的树枝上,笑着说:“给我的小馋猫做个糖葫芦。”那些裹着晶莹糖衣的山楂,酸甜滋味至今仍在我的舌尖流转。

外婆的爱还藏在她的蓝布围裙里。她总能变魔术般从围裙口袋里

出惊喜——可能是几个烤得焦香的红薯,或是一把带着露水的野莓。农忙时节,她会带着我去田地里,教我辨认能吃的野菜。“马齿苋要掐嫩尖儿,荠菜得连根挖。”她布满皱纹的手握着我的小手,在泥土里翻找鲜嫩的野菜。傍晚回家,外婆把洗净的野菜焯过水,淋上几滴自家榨的菜籽油,撒上细盐和蒜末,简单的凉拌菜却成了全家最爱的美味。

寒冬腊月,外婆的老纺车会在堂屋吱呀作响。她戴着老花镜,将棉花搓成细细的棉条,再纺成雪白的棉线。那些棉线经过外婆的巧手,变成了我过冬的棉衣棉裤。针脚细密整齐,领口和袖口还会绣上几朵小花。外婆常说: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可她给我做的衣裳,总是崭新又漂亮。

母亲接过了外婆爱的接力棒。小时候,母亲总是家里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天还未亮,她就已在厨房忙碌,为我们准备热气腾腾的早餐;深夜里,当我从梦中醒来,还能看见她在台灯下为我缝补校服。母亲的爱,藏在日复一日的唠叨里。她会在我出门上学时,反复叮嘱“路上小心”;会在我考试失利时,将温热的牛奶放在我手边。长大后,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,每次打电话,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,让我别担心,可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,她常常站在村口,望着我离开的方向,久久不愿离去。

时光流转,如今,我的妻子也成为了母亲。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,多了几分成熟与温柔。她会在孩子哭闹时,蹲下身子耐心倾听,用温暖

的话语安抚;会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努力平衡,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。她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母亲的模样,既有着对家庭的坚守,也有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。

三代人的母亲节,有着不同的时代印记,却有着相同的爱的内核。她们的故事,是无数家庭的缩影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,也见证着母爱的永恒传承。

当夜幕降临,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梦乡。我坐在窗前,望着满天繁星,心中满是感慨。母亲节,不仅是向母亲表达感恩的日子,更是让我们懂得,每一位女性在成为母亲后,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愿时光温柔以待,愿她们的付出都能被看见,愿每一位母亲都能被岁月深情相拥。

行囊里的月光

■ 刘超

明天又要启程奔赴重庆。窗外暮色像打翻的墨水瓶,慢慢地漫过窗台,染蓝了客厅的瓷砖地。母亲的身影在行李箱前弯成一道温柔的弧,花白的头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,恍若秋风吹拂的芦苇。

“这个锅盔得赶紧装好。”她一边念叨,一边把刚出炉的锅盔小心翼翼地塞进保鲜袋。面团在她掌心压出的褶皱还带着余温,指尖的温度透过油纸渗出来:“吃不完就冻进冰箱,馋了用铁锅炕一炕,还是脆生生的。”瓷白的月光从纱帘缝隙里漏进来,淌过她鬓角的银丝,恍惚间与十年前那个深夜的月光重叠。

那年我在异乡的出租屋里,被失眠与焦虑反复啃噬。某个清晨,打开房门,风尘仆仆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她怀里紧抱着一个蓝布包裹的荞麦枕头。“老家的野荞麦,晒了整整三个日头。”她一边絮叨,一边把枕头塞进我的被窝。蓬松的荞麦香瞬间弥漫了房间,驱散了多日的沉闷。

那几日,她变着法子给我做各种我喜欢的吃食。厨房里飘着熟悉的烟火气,油锅里滋滋作响的声音,让空荡荡的出租屋有了家的温度。夏夜闷热,她就坐在床边,用蒲扇一下又一下替我驱赶蚊虫,在凉风里讲老一辈人的故事。“你看屋檐下的燕子,年年都能找到回家的路,再难的坎儿,跨过去就敞亮了。”她的声音轻轻柔柔,像播蓝曲,伴我进入久违的梦乡。

后来的每个启程日,母亲的爱都藏在形态各异的行囊里。有时是一罐腌制的咸菜,咸香里藏着故乡的土壤;有时是几双亲手缝制的鞋垫,细密的针脚绣着“平安”的祝愿;甚至还有那一碗温热的甜米饭,糯米的软糯与红枣的香甜,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。我不再推脱,而是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些沉甸甸的爱,因为我知道,每一样物品里,都藏着母亲深深的眷恋。

此刻指尖摩挲着锅盔粗糙的纹路,忽然读懂了母亲藏在褶皱里的牵挂。这些年走过的路何止千里,可无论山城的雾多浓,地铁的人潮多汹涌,每当打开行李箱,总有带着阳光气息的爱扑面而来。原来母亲早把自己酿成了春风,吹过千里万里,始终温柔地托着游子的行囊。

火车缓缓启动,窗外的景色渐渐模糊。我轻轻抚摸着行囊,仿佛触到了母亲温柔的目光。那目光里有不舍,有牵挂,更有满满的祝福。无论走多远,无论身在何方,母亲的爱都像月光,无声地洒在我前行的路上,温暖着每一个孤独的时刻。那些藏在行囊里的牵挂,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行囊,永远陪伴着我,走过人生的山高水长。

熟悉的味道 美好的回忆

■ 赵学潮

清晨,阳光洒满大地,我和妻子前往农贸市场买菜。刚踏入市场,便传来热闹的叫卖声。人群中,一位女士提着一篮桑椹,热情地向我们招手:“桑椹,新鲜的桑椹,又甜又多汁!”她的声音清脆,在嘈杂的环境中格外悦耳。那一篮紫得发亮的桑椹,仿佛带着一丝熟悉的气息,瞬间将我拉回到那遥远而美好的童年。

小时候,老家村东头有个涝池,涝池边有几棵高大的桑树。每到春末夏初,桑树上便挂满了桑椹。起初,桑椹青涩,渐渐由青转红,再由红变紫,最后化作深沉诱人的黑紫色,宛如一颗颗小巧玲珑的黑宝石,镶嵌在翠绿的枝叶间,散发着迷人的光泽,引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垂涎欲滴。

于是,下午放学后,我们像一群小鹿,欢快地奔向桑树。有人身手矫健,像猴子一样,“嗖嗖”几下就爬上了桑树,坐在枝丫间,摘下那饱满的桑椹,大快朵颐;有人则在树下仰头张望,不时喊上几声,催促树上的伙伴扔几个下来。我既想上树,又有些胆怯,在树下磨蹭了半天,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对桑椹的渴望,鼓起勇气,手脚并用爬上了桑树。

坐在桑树上,我们边摘边吃,桑

椹那甜甜的汁液在嘴里流淌,顺着嘴角流出来,把我们的手和脸都染得黑黑的,我们都成了“黑脸小花猫”。彼此看着对方那狼狈又滑稽的模样,忍不住哈哈大笑,惊飞了枝头的小鸟。

直到夕阳西下,暮色渐浓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从树上下来,满身桑椹汁,满心欢喜,各自踏上回家的路。母亲看到我这副模样,总是嗔怪道:“贪吃的小馋猫!”她微微皱着眉头,语气里虽有责备,更多的是疼爱。我则调皮地吐吐舌头,扮个鬼脸,一溜烟跑开了。

桑椹是我童年的美味零食,它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氨基酸,具有抗氧化、调节免疫、滋阴补血、生津润燥、安神益智等功效。这些功效在现代医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。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对桑椹情有独钟,常以桑椹入诗,抒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对人生的感悟。在这些优美的诗篇中,桑椹不再是简单的果实,而是承载着文化与情感的载体,穿越千年时光,跨越时空与我们相遇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》中写道:“兔隐豆苗肥,



乌鸣桑椹熟。”这句诗生动地描绘出初夏田园的生机与美丽,展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再至汝阴三绝·其一》中也有类似的描写:“黄栗留鸣桑椹美,紫樱桃熟麦风凉。”这句诗描绘了桑椹成熟时的美景,展现了初夏田园的宁静与美好。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桑椹的成熟之美,更赋予了它深厚的文化内涵,使其成为一种象征,承载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

对美好时光的怀念。

妻子买了一盒桑椹。那桑椹颗颗饱满圆润,色泽黑亮,散发着淡淡的果香。回到家,我将桑椹洗净,拿起一颗放入口中,轻轻一咬,清甜的汁液瞬间在口中散开。那熟悉的味道,瞬间唤醒了我心底深处的记忆。我一边品尝着美味的桑椹,一边回忆着童年的趣事。又是一年桑椹黑,那熟悉的味道,依旧是我心中最温暖、最美好的回忆。

赶一场焦岱大集

■ 杨妙怡

“三六九,焦岱走”,在老一辈蓝田人心中,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赛得过去焦岱赶大集重要的。近年来,随着焦岱大集在网络上日渐“走红”,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纷纷慕名而来。

焦岱大集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南的焦岱镇,要说它最吸引人的地方,莫过于街边那一道道特色美食了。“烂牛肉”是焦岱美食的灵魂,可要想吃到最正宗的味道,还得付出点腿上功夫,往大集深处一直走,“绳家牛肉”炖得喷香软烂,是名副其实的“肉香不怕路程远”。荞面饸饹是蓝田的名片,刚走到摊位边便能闻到一股荞麦特有的清香,你要上一碗热汤的,老板结结实实地装满一团,浇上汤汁

和臊子,看着就让人垂涎;我要上一碗凉拌的,一口下去芥末直冲鼻眼,却让人忍不住直呼“畅快”。红苕米饭绝对是你从没见过的美食,掺着红豆蒸出的大米松散绵软,配上两大勺丰盛的烩菜,是庄稼汉劳作一日最好的慰藉,又顶饱又解馋。“砰咚、砰咚”,隔壁摊上的老板带着年轻的儿子又开始打糍粑了,两人手中的木质大锤轮番夯砸在石槽中间,金黄的土豆泥开始逐渐变得软糯Q弹。晌午日头当空,一碗“神仙凉粉”是降火消暑的最佳神器,黑褐色的晶冻是用端午前后在山中采集的一种树叶特制而成,微苦的口感经过蒜汁、韭菜和辣椒油的调和,简直“辣扎咧”!

享用过焦岱的美食,我们再到

别处转转。如果不仔细观察,你恐怕很难发现,逼仄的小巷里还保留着古朴的打铁工艺。二王师傅铁匠铺里,铁匠专注地盯着烧红的铁尖,随着“滋”的一声入水淬炼,一把农具就这样拥有了雏形。门外,木匠把平日里做好的板凳、案板、擀面杖等齐齐摆在路边,“我这板凳好哩,你坐上试试,绝对稳当!”遇上前来询价的客人,他总是用粗糙的手一边摩挲着每件作品一边骄傲地介绍一番。在农副产品区,新鲜的菜品果蔬、具有时令特色的香椿芽、洋槐花等颇受欢迎和喜爱。但在这个季节,最热闹的还要属卖种子和菜苗的摊位了,几株油葫芦配上一袋豇豆角种子、一丛绿辣子再配上一个大冬瓜……摊主耐心细致地为农人

挑选、搭配着种苗,仿佛他们售卖的不是几元钱的商品,而是方圆百里的下一场丰收。在大集的十字路口,两位年迈的“丑角”身着红衣手执绿扇,正在用夸张诙谐的表演吸引大家围观,脚下的洋瓷缸里没收到太多钞票,但在这个电子支付和信息化传播飞速普及的时代里,他们依然坚持用最原始的方式演绎着他们心中的艺术。

焦岱大集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呢?它扎根在关中腹地,屹立在百姓心中,历经百年而不散、生于大地而不俗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关中儿女,见证着本土文化源远流长。朋友,来焦岱赶大集吧,赶一场盛大的人间烟火,赶一场久违的热闹喧嚣。